

神州名将



神州名將

卷之二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---

· 新编历史评书 ·

---

# 神 州 名 将

---

宫 钦 科 编

---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---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沈 阳

# 神州名将

Shenzhou Mingjiang

宫钦科 编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93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 1/2 插页：2

1984年10月第1版

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6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俞志富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邹君文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3·823

定价：0.95元

## 前 言

---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神州大地英雄辈出。本书只讲述了六位古代名将的传奇故事，故名《神州名将》。

这些新编历史评书，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险阻，不怕强暴所写下的壮丽史诗。李广、狄青、杨再兴、戚继光、郑成功、施琅等民族英雄，为国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，可谓气壮山河，功昭日月。他们的英烈故事，有的早已流传于民间，争说于众口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有的被编成戏曲，搬上舞台和银幕，千百年来，人们讴歌他们，赞美他们。

许多前辈评书老艺人，根据人民的意愿，运用评书手段，添枝加叶，把历史故事加以丰富演义，搬上书场，生动地表演出来。他们在讲解历代兴废战争的同时，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，普及了文化历史知识，使历史上的众多英雄人物更加深入人心。同时，对无道昏君，奸臣贼子也进行了无情地鞭挞。

新编历史评书，有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。运用评书形式“讲史”，需要有真实的史实为依据，但又不拘泥于历史的记载，比如，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忠与奸，需要尊重史实，再现历史。但是，对于一些具体的过程和细节，

应该允许虚构。道理很简单，就是评书是艺术作品，而不是历史科学。艺术作品必须有一些艺术上的虚构，象对细节的安排、情节的开展、人物的描写等，都有适当的艺术加工。所谓“真假掺半”，或七分史实，三分虚构。这样，不仅符合历史真实，也有利于艺术处理，使人物更加鲜明。

应当说明，这几篇评书，写的都不是英雄人物的全传，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敷衍成篇。

评书的语言生动形象，通俗易懂，基本做到了“视听兼备”，既可以做为评书演员和故事员的演出底本，又可以做为通俗读物，供广大群众阅读。

热爱祖国，振兴中华，是文艺创作的大主题，五千年以来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在捍卫祖国，同邪恶的斗争中，显示了炎黄子孙反侵略、反压迫的英雄气概。古往今来，民族英雄浩如烟海，把这些英雄人物编写成评书，普及下去，对丰富人民生活，振奋民族精神，都是大有益处的。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样一部评书是很有意义的。但它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切希望评书演员、故事员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！

编 者

1984年“五·一”节沈阳

# 目 次

---

- 飞将军李广战龙城  
.....李德泰 (1)
- 征西夏狄青建奇功  
.....郝 赫 (46)
- 杨再兴勇武抗金兵  
.....刘兰芳 王印权 (94)
- 戚继光东海战倭寇  
.....杨 徽 (125)
- 郑成功发兵收台湾  
.....鲁 野 (154)
- 施琅将军跨海议和  
.....张志勋 王增光 (203)

# 飞将军李广战龙城

李 德 泰

俗语云：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

相传在公元前二〇二年，正当楚汉相争之际，居住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——匈奴族，乘机壮大起来。

当时，匈奴族的最高统治者名叫冒顿单于，此人杀父自立，心毒手狠，且强悍英勇，智谋过人。他率领匈奴大军，在东方灭掉东胡，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；在北面打败浑廆、屈射、丁零诸部，拓地远至贝尔加湖；在西方驱走大月氏，并征服了楼兰、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，祁连山、天山一带均属他统治；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，与西汉北边郡县连接。那时候，亚洲东部沙漠草原，全属匈奴所有。

这匈奴族过的是游牧生活，既无城廓，又没宫室。他们穿的是牲畜皮毛，吃的是牛马羊肉。塞北的风沙，辽阔的草原，把他们陶冶得个个身材高大，体质强悍，性格粗犷。除平时畜牧外，还经常跑马射箭，搏兽俘禽。有时，他们信马由缰，忘乎所以，免不了骚扰中国边境。早在秦王朝时，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，曾修筑万里长城，同时屯兵边境，倒使那匈奴稍加收敛，不敢轻易冒犯。

可是到了汉文帝时，西汉刚刚统一不久，全力医治战争



创伤，哪有力量应付匈奴的入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西汉统治者只能采取对匈奴和亲政策，每年将大批衣帛金银、美女丽人贡献给匈奴，才换得苟且偷安，忍辱求存。即使这样卑躬屈膝，那匈奴仍经常武装出击，侵扰边境，抢掠财物，涂炭百姓。年轻的汉文帝面对匈奴的欺辱，怒火中烧，义愤填膺，但也无可奈何：民穷国弱，只好忍气吞声。

当然，汉文帝绝不是无能昏君，他压抑着满腔怒火，广召贤士，想方设法，休养生息，蓄锐养精。当时，文帝十分注意发展经济，增强国力，同时，他还千方百计扩充军队，不断加强边防力量。火气方刚的汉文帝还特别注重挑选良将，招募壮士，他经常带上侍从、将士，亲自到边境重镇视察敌情，慰问劳苦功高的守边将士。

公元前一五八年深秋的一天，西北高原，朔风怒号，云淡天高。路边草衰，岭上枫红。

只见一队人马，自东向西，迤迤而行。在五百多骑兵护围下，一辆战车，急驶而来。战马嘶鸣，刀枪闪亮，旌旗簇簇，尘烟滚滚，好不威风！这战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，乃是西汉的最高统治者——汉文帝。只见他身穿战袍，披甲佩剑，神态凛然，目光炯炯。沿途劳作的人们当然不知道这战车里坐着何人，也不知道这彪人马去干什么。只是从那兵将装束看，知道是汉军，倒也放下心来。

原来，汉文帝听得这一阵子，边塞紧张，匈奴不断侵扰，总放心不下，今天，特亲率五百精骑，去西部边关重镇——酒泉巡视。

此时，这彪人马已踏上陇西成纪地域，也就是当今的甘

肃省秦安县一带，忽闻长空阵阵雁鸣。汉文帝探出头来，抬眼望去，只见蓝天上十几只大雁，排着“人”字形，自北向南，振翅疾飞。

“停车！”汉文帝蓦地心血来潮，大喝一声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，把骑在旁边马上的引路侯周炳吓了一跳。他不知道皇上要干什么，心里纳闷：怎么中途要停车？

“陛下，为何在此停留？”

“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汉文帝用手指了指天上。

顺着文帝手指的方向，周炳看到那苍天上有十几只凌空高飞的大雁。

“陛下，那是一群大雁呵！”

“是呵，我说的就是那大雁。”

“唔。”周炳跟随文帝多年，一下子就猜中了汉文帝的意思：皇帝这是要试试箭法，开开心呵。

“传圣上的旨意，全军停止前进，就地休息！”周炳一声令下，那五百多将士立即勒马刹车停将下来。

汉文帝在周炳搀扶下，走出战车。

“拿箭来！”文帝一伸手，早有人双手递上弓箭。

“尔等说，朕射哪一只？”文帝搭上箭，拉满弓，望着雁群，十分自信地问。

“左边前数第五只。”周炳随便答道。

话音刚落，只听“飐”地一声，文帝那箭呼啸着飞将出去。

还没等众将士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那第五只大雁一声

哀鸣，翻滚着，旋转着，跌坠下来，剩下那雁群顿时乱了阵势。

两名骑士，策马向前，迅即将那只大雁提将过来，其中一人双手把大雁捧到文帝面前。

“陛下真乃神箭手呵！”

“百发百中！”

“哎呀，正射中雁喉！”

……众将士团团围将上来，边看雁，边议论，都为皇上的高明箭法称赞叫绝。

“哈哈——”正当人们争相看雁之际，忽闻得一阵爽朗笑声。

众人猛地回头，只见附近林中，闪出一青年，看样子只有二十岁左右，生得细腰乍背，浓眉大眼。他头带六楞抽口壮帽甩头疙瘩巾，鬓边斜插英雄胆，迎风突突乱颤。上身穿银白色的绑身靠袄，对开襟和两袖头满钉着寸排骨钮扣儿，腰煞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，双排穗儿直拖到地。银白色的兜裆滚裤，脚底下穿一双银白色的薄底快靴。肋下挎一把腰刀，绿鲨鱼皮鞘，金吞口，金饰件儿，大红刀袍随风飘摆。左手挽着一张铁臂宝雕弓，腰中间走兽壶中密摆雕翎箭。站在那里威风凛凛，英俊异常。

周炳断喝一声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还不快快跪下！”

“哈哈！你等何方人士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夺他人之猎物？”

“小儿，不得无理！这雁明明是……”周炳想说是圣上

射下的，但他没敢说出口，因为皇上外出，为了安全，不能让凡人俗子知晓。

这青年的放肆，周炳的斥责，汉文帝全听到了。他把手中的弓还给太监，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说的猎物，莫非是这雁吗？”

“正是此雁！”

“唔？有何证据？”文帝微微一笑。

“有箭为证。”

“拿雁来！”文帝接过雁，只见雁喉上穿着一箭，箭上铸有“汉军”字样，乃文帝刚才所发。

文帝拔下箭，递给青年，问道：“你仔细瞧瞧，这是你的箭吗？”

青年看也不看，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

这一笑倒把文帝弄懵了。心想，这青年也真怪，给他箭，他不看，竟然笑出声来，真是无理取闹！文帝差点没发怒。

“那是您的箭。我那箭你们看不见。”

“唔，竟有这样的箭？”

——这一番对答，早把周炳气坏了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大胆刁民，休得胡言！左右，给我拿下，当众斩首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青年又是一阵大笑，“将军！凭白无故，为何要杀我？”

“你小子有欺君之罪，又戏弄官军，岂能容你？！”周炳“刷”地将腰刀抽出。

“将军，此话差矣。你说我欺君，君王在哪里？戏弄官军，更是无中生有！”这青年不卑不亢，坦然自若，双目圆

睁，怒视着周炳。

这下子可激怒了周炳，他大叫一声：

“看刀！”

青年猎人一个闪身，“刷”地抽出腰刀，沉着迎战。这一老一少，刀光闪烁，寒气逼人，你来他往，尘烟遮日。这壮士，如虎下山，凶猛异常；那青年，如龙戏水，勇敢顽强。

他们杀得难解难分，不见高低。众将士在旁边呐喊助威，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。

战到二十几回合，周炳已力不可支，这功夫，他只有招架之功，哪有还手余地？青年猎手却是越战越勇，那刀法纯熟高超，来自祖上真传。

只见青年猎手乘周炳不备，突然飞起一脚，“当”地一声，将周炳的腰刀踢飞，“嚓”——那腰刀插入旁边那棵大柳树里，足有三寸多深，刀柄抖动着，铮铮作响。

汉文帝看得真切，高声喊道：“英雄住手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汉文帝刚一见这青年面，就打心里喜欢上这血气方刚的猎人了。这会儿，看他那临危不惧的气概，文帝越发钦佩。他暗想，我军中将士数十万，象眼前这青年的勇武却不多也。他喝退左右，上前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雁明明是鄙人所射，怎么硬说是你射的呢？你若能拿出证据，我等情愿将猎物还你。”

“将军，小儿从未说过谎话，这雁确是我射下的呀。”

“你用什么兵器射的？”

“箭。”

“明明只有一箭，乃我所射，你的箭在何处？”汉文帝越发不解。

“雁腹！”

“唔？你说你的箭射入雁腹？”

“不信你们剖开雁肚子看嘛！”

这时，周炳取过大雁，右手提刀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刁民，我这就剖开雁腹，如果内有你箭，便罢。倘没有箭，如何发落？”

“定斩不饶！”

于是，周炳提刀宰雁，只轻轻一刀，那大雁便被劈为两半。

“啊！”众人一看，当时就惊呆了！那雁腹中果有一箭，箭头在雁嘴，箭尾恰在雁肛门处。

汉文帝不由得一阵暗喜：如此神箭手真是世间少有啊。待周炳取得箭来，一看，那箭尾处刻着二字——李广。

“你就叫李广吗？”文帝笑着问。

“正是小儿。”青年猎手接过箭，插入壶中。

汉文帝听这小青年之言，观他的举止作派，心中暗想：此人定是将门弟子，否则不会有此箭法，更不会这般沉着冷静，落落大方。想到这儿，忙问：

“李广，我打听个人，你可知否？”

李广闪动一双聪慧的大眼睛，回答道：

“将军，这方圆几百里，不知问的哪一位？”

“有个秦朝大将李信，你可认得么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青年猎手又是一阵仰天大笑，把众人都

笑傻眼了。

“为何大笑？”文帝不解地问。

“李信就是我家祖父啊！”

“唔，果然是将门之后，原来是李信的孙儿！”汉文帝心想，我正苦于没有良将，这小李广可是块好钢，把他招到手下，严加训练，定会成为一员猛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想到这儿，汉文帝忙问：“李广，你父亲现在何处？”

“家父老迈，不能挥戈上阵，只得在家老守田园。”李广心想，这位将军为何问这么多呀？他是干什么的，莫不是要抓我父亲？因为李广曾听说，祖父李信虽为秦王朝立过战功，后来因为一次战役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归，秦始皇十分恼怒，遂将李信贬为庶人。李信被贬后，返回故里，整日无事可做，趁此机会，将自己多年的武功箭术，一一教给儿孙们。李广年幼聪明，胆大心细，从祖父那里学得刀功箭法。后来祖父寿终正寝，自己也长大成人。今天，这位将军来历不明，竟问起祖父、父亲，令人不解，我得小心提防才是。

“李广，你且带路，我等前去看望你家父亲如何？”汉文帝想面见李广的父亲，以便商议征召李广入伍之事。

“将军，不必了。家父身体欠安，不便惊动。小儿替他谢谢了。”说着，双手一合，算是施礼拜谢。

周炳也曾听说李信将军大名，没想到眼前站着的竟是他的孙儿，真感到喜出望外，此刻，他十分后悔刚才不该对李广那样无礼。又听圣上要去面见李广的父亲，心想这里定有缘故。于是，他上前拉着李广手说：“李广小将，不知者，

不怪罪。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吗？”

“是一位将军呗！”李广重又打量一下眼前这位相貌不凡，威严大度，但态度和藹的将军。

“他就是当今万岁啊！”

“啊？！”李广大惊失色，他噗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，高呼：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小儿有眼不识泰山，万望圣上恕罪！”

“哈哈！果然是将门之子，这般知书达理！快快起来！”汉文帝爱才如命，不但没有怪罪，还亲手将李广搀扶起来。

文帝传旨：“备马！”早有一名太监牵过一匹白马。

“小将带路，朕要到府上看望你家令尊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
“多谢圣上恕罪之恩，请！”李广轻轻一跃，骑上这高头白马，鞭起马驰，直向西边村落奔去，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便来到一偌大村落跟前。只见这村庄绿树成荫，城垣齐整，村口有两名持刀村夫站岗。李广跳下马来，同二人说了几句话。这二村夫，立即闪在道两边，双双跪拜，让这大队人马进得村来。

原来，这两个村夫乃是李广的父亲李义派的哨兵，以防匈奴突然袭击。因为这李家庄离边境较近，匈奴兵宿常来骚扰，为了应付战事，边境村民都组织起来，进行自卫。

汉文帝看到军民严阵以待，同仇敌忾，不由喜上心头。到村里，李广的父亲李员外，杀猪宰羊，设宴款待了汉文帝及将士们。黄昏时分，李家庄仍沉浸在欢乐之中。要知道，



至高无上的皇上能光临这穷乡僻壤，还在这里吃顿晚饭，并且在村上住一宿，这对于老百姓可算是一件百年不遇的幸运之事。

李员外更是受宠若惊：因为圣上驾临，就住在他的宅里。他将文帝安置在自己的卧室，亲自在外边坐更守夜，保护圣驾。

一切安排就序，李义正坐在门口守候，忽听汉文帝传他觐见。李员外提心吊胆，不知圣上传他为何，整束一番，旋即来到上屋内：

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不知圣上宣召小民有何示教？”

“爱卿平身，赐座！”文帝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

待李义谢座后，文帝道：“员外，陛下有一事相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李义道：“圣上，不知何事？”

汉文帝是个爽快之人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朕今天在村外遇到你的儿子李广，看他知书达理，相貌不凡，武艺超群，箭法非凡。朕欲召他入伍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万岁，你是说我那犬子广儿吗？实在过奖了！他年幼无知，十分任性。学得一点小技，便去卖弄，望圣上恕罪！倘若圣上不嫌弃，小民岂敢违旨？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送子应召，乃民之夙愿。我年已老迈，不能报效国家，让广儿替我上阵杀敌，小民死也瞑目了！”

李义这一番话，颇使汉文帝喜悦。他点头称道：“员外真不愧是国之忠臣！天已不早，且安歇去罢。明日叫李广随朕去边境巡视，让他在军中闯荡闯荡，好钢还得烈火炼啊！”